



The Feminine Mystique

女性的奥秘



【美国】贝蒂 弗里丹 著
巫漪云 丁兆敏 林无畏 译



THE FEMININE MYSTIQUE

女性的奥秘

【美国】贝蒂·弗里丹 著

巫漪云 丁兆敏 林无畏 译

077291

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本书根据美国Dell 出版公司1974年版节译

女性的奥秘

【美】贝蒂·弗里丹 著

巫漪云 丁兆敏 林无畏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七二一四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25 插页2 字数220,000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350册

ISBN 7-214-00106-3

I·27 定价：2.80元

责任编辑 黄 劲

目 录

译者序	1
十周年版序言	5
第一章 无法明言的问题	11
第二章 快乐的家庭主妇式的女主人公	33
第三章 妇女的自我危机	71
第四章 充满激情的旅程	84
第五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性唯我论	106
第六章 功能主义的冻结作用，女性抗议及玛格 丽特·米德	128
第七章 性向教育家	147
第八章 错误的选择	177
第九章 向女性兜售	201
第十章 扩大家务范围，填补空余时间	219
第十一章 性的寻求者	238
第十二章 日渐失去人性的过程：舒适的集中营	255
第十三章 失去的自我	279
第十四章 妇女的新人生计划	295

译者序

《圣经》上说，夏娃是亚当身上一根肋骨捏成的，她是亚当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生来就是为了帮助亚当工作。由于她不守本分，偷吃禁果，上帝便把她降为亚当的附庸，受亚当的管辖。

今天，我们认真研究妇女的历史时，不得不承认这个荒唐的故事却是母系社会解体以来妇女生活的一个非常真实的写照。多少世纪以来，妇女被禁锢在家庭这一狭小天地里，当一名贤妻良母，没有独立的意志和人格。只是到了近代，妇女才逐渐摆脱附庸的地位，取得各种权利。尽管如此，现实情况并不使人满意，在很多方面，妇女仍然受到各种法律及不成文法的限制，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仍然存在种种障碍，阻止妇女发挥潜力，舒展才华，实现她们的自身价值。

美国是妇女解放运动比较强大的国家之一，女权运动在19世纪初就开始了。1848年7月，在纽约州塞内卡福尔斯举行了美国第一次女权大会，会上宣读了一篇扣人心弦的宣言，它坚决谴责妇女在法律、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所受到的歧视与不公正待遇。这一运动发展与争取妇女选举权斗争，一直到塞内卡福尔斯大会72年之后，1920年8月26日宪法第十九修正案通过，妇女才正式获得选举权。

与其他所有革命运动一样，美国妇女解放运动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尽管美国女子高等教育比较发达，参加工作的妇女比较多，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600万妇女参加军队和劳动大军，她们当上了飞行员、工程师、医生、律师；她们清理高炉，驾驶卡车，操作机器，设计各种精密器械；她们与男子并肩作战，发挥个人才智，为国家与社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在战后，妇女解放事业却出现了一种倒退。“返回家庭”不仅是一个响亮的时髦口号，它还成了当时社会一种思潮与需要。专职的贤妻良母又一次成为妇女追求的目标或者要求妇女追求的目标。

《女性的奥秘》记录了战后美国妇女的情况。作者贝蒂·弗里丹原先也是一个家庭主妇，她隐隐约约地感到美国妇女现状存在着问题；至于存在着什么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为什么会存在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她当时都不清楚。但是她迫切感到她必须研究这些问题。于是她对“快乐的（郊区）家庭主妇”，即中产阶级受过高等教育或有条件受高等教育的妇女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她发现让“解放了的”知识妇女重返家庭，重新扮演“女性角色”是一种异常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有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多种客观因素与多种主观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女性的奥秘》猛烈地抨击了当时流行的认为妇女只有成为贤妻良母、生儿育女，才能实现女性的完美，获得女性的满足这一虚伪的观点；并且揭示了被描绘得天花乱坠，但实际上是狭隘的、枯燥无味的家庭主妇生活是套在妇女身上的桎梏，只会摧残妇女，使妇女成为男子的附庸。它从理论、社会、心理、经济等角度对这股思潮进

行了比较深刻的分析，还向弗洛伊德、玛格丽特·米德这样有影响的社会理论家在妇女问题上的观点进行挑战，应该说这一行动在当时是非常大胆和勇敢的。作者还提出：“今天，即便是非常年轻的妇女，必须首先想到自己是个人。……要能把作为妻子与母亲所承担的义务同自己对社会的义务结合起来。”“人的需要不是寻欢作乐，不是满足生物的需要，而是要求向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他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存在，对生活，对未来承担义务。”“人的自我来自他对人类社会作出贡献的创造性劳动。”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很鲜明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女性的奥秘》在1963年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妇女问题成了电视和报纸的主要话题。在六七十年代，美国妇女组织纷纷成立，妇女运动又有了新的发展。最早在1923年就提出的《平等权利修正案》，经过49年艰苦斗争，国会终于在1972年3月批准了，尽管3年之后仍有4个州未能获得批准此案所必须的票数。不管人们是否完全同意《女性的奥秘》的分析，但是可以说《女性的奥秘》是有关女权运动的一部重要著作。《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法国的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为男女平权运动树立了一块丰碑，第二部重要著作就是《女性的奥秘》。

从世界范围看，妇女解放事业远远没有完成。在相当数量国家里，妇女还没有获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即使在一些国家里，宪法已明确规定男女平等，可是不成文法与传统习俗对妇女的偏见与歧视及其影响仍然存在，有些方面甚至是很根深蒂固的。妇女要获得彻底解放，获得不止是名义上而

且是事实上的平权，要能充分地自由地发挥她们的聪明才智，为人类作出她们的最大贡献，她们还需要走一段漫长的但是充满着希望的道路。

“告诉女孩子不要保持沉默，不要指望它会消失，而是应该向它斗争。一个女孩子不应该由于自己的性别指望享受特权，也不应该去‘适应’偏见与歧视。”“她应该学会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女人去竞争。”《女性的奥秘》中的这两段话是值得人深思的。

本书在翻译时略有删节。

巫漪云

1987年11月

十周年版序言

《女性的奥秘》出版至今已10年了。在我着手写这部书以前，我甚至没有意识到存在着妇女问题。我们当时都被封闭在奥秘里，奥秘把我们隔开，使我们消极被动，阻挠我们看清真正存在的问题与我们可能取得的种种成就。我象其他女人一样，还以为自己有什么毛病，因为我在替厨房打蜡时，并没有感到极度兴奋。并不是说我在1963年完成这部书的阵痛中，曾为任何一间房间的地板打过蜡，这一点我必须承认。我写这本书，真是异想天开啊。

10年前，一个女人如果在替厨房打蜡时没有经历广告节目中所说的那种神秘的兴奋高潮，我们每个人都会认为她是一个怪人。不管我们对当朱尼厄或简妮或埃米莉的母亲或者当新闻系毕业生的妻子感到多么得意，只要我们还有一些抱负，我们凭自身的权利对自己作为人还有一些想法——我们就是怪人，就是神经质的人。而我们也向牧师或精神分析专家承认自己的过错与神经衰弱，努力矫正自己。如果我们感到生活中除了和孩子一起吃花生酱三明治外，还应该包含更多的内容；如果我们在洗衣机中加入洗衣粉时，并没有使我们感到重温新婚鸳梦；如果把袜子与衬衣洗得雪白并没有使我们感到了不起，尽管我们对泄露机关的灰蒙蒙颜色感到内疚，我们也从不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别人。

我们中间一部分人（在1963年，几乎是美国妇女的半

数)都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走出家庭去工作,以协助偿还押款或付清杂货铺的帐单。这样做的人,不管她们实际上多么需要钱,都背叛了女性气质,损害了她们丈夫的男子汉气概,而且为了干活挣钱,竟置孩子于不顾,凡此种种,都使她们感到内疚。她们甚至自己都不能承认她们对下列现象多么憎恨:她们干的活所得到的报酬,只是干同样活的男性的一半;她们总被忽视得不到晋升;她们写了论文,而得到学位及提薪的却是他。

我在写《女性的奥秘》时,一次,一位住在郊区名叫格蒂的邻居和我在一起喝咖啡。这时,人口调查员来了。他问我:“职业?”我说“家庭主妇。”格蒂一直在鼓励我写作,给杂志撰稿。她悲哀地摇摇头说,“你应该把自己当一回事儿。”我犹豫了一下,对调查人口的那位先生说,“实际上我是个作家。”不过,当然,象所有的美国已婚妇女一样,不管我们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另外还干了一些什么,我那时候是、现在仍然是一名家庭主妇。当然,人口调查员到来时,单身妇女不会写上“家庭主妇”,可是,即使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对这些妇女的兴趣并不在她们作为社会的人在干些什么,而更多的在发问:“象你这样一个可爱的姑娘为什么不结婚?”就这样社会并不鼓励妇女认真对待自己。

我居然写了这部书,看来似乎完全是一次偶然事件;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我整个人生都为我写作这部书作好了准备。最后一切都汇集到一起来了。1957年,我对为《红书》及《妇女家庭杂志》写写哺乳之类的文章感到特别厌倦,我便花了大量时间制作了一份调查表,向我的那些史密斯女子学院1942级同届毕业生进行调查,因为我不赞成当时流行的

一种主张，认为教育使我们很难适应我们作为女人应担任的角色。但是调查表提出来的问题，比它回答我的问题还要多——看来教育并没有使我们完全适应妇女想要扮演的角色，于是产生了怀疑，到底是教育错了，还是妇女所担任的角色错了？《麦考尔》杂志根据我的史密斯校友调查表的结果，专门请人写了一篇文章，可是在那个讲究共同性的伟大时代，当时《麦考尔》杂志的出版者——一位男士——惊慌失措地拒绝登载这篇文章，虽然几位女编辑私下里都作了不少努力，《麦考尔》杂志的男编辑们都说这不可能是真实的情况。

紧接着我受命为《妇女家庭杂志》写文章。那一次我把稿子要回来了，因为他们把它改写了一番，说的正好和我想说的相反。我试图向《红书》重投此稿。每当我采访更多的妇女、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婚姻顾问等等，我愈来愈肯定我是抓到了一些东西，但是抓到了什么？我需要一个名字来说明这样东西，它阻挠我们行使我们的权利，只要我们作为人而不作为我们丈夫的妻子或孩子的母亲做了任何一件事，它都要我们为此感到内疚。我需要一个名字来形容这种内疚。妇女过去为她们的性要求感到内疚，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使她们感到内疚的是那些不符合女性定义所规定的需要，那就是实现女性完美的奥秘——女性的奥秘。

当诺顿出版公司与我订约出版此书时，我以为完成这部书要一年，事实上我写了五年。要不是纽约公共图书馆在那个恰当的时刻开辟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室，我根本不会着手写此书。凡是正在创作的作家，都可以在那里免费占有一张书桌，半年一期。我找到了一位照看婴儿的人，一周

来三天，我自己则从罗克兰县乘公共汽车到城里。我想办法在艾伦室里从6个月延长到2年。其他作家听说我写的是一本关于妇女的书，在吃午饭时都不断打趣我。此后，不知怎地，这本书征服了我，使我着了迷，就象书自己要写似地。我把稿纸带回家，在餐厅的饭桌上写，在起居室的长沙发上写，在邻居的河边码头上写，当我停笔带孩子到某个地方去、或是做饭时，我脑子里还在写，孩子们上床睡觉后我又在写了。

我从来也没有感受过在我创作《女性的奥秘》时支配我的那样强烈、真正神秘的力量。那本书出自我的内心肺腑，我的所有的经历都凝聚在其中：我母亲的不满足；我自己受过的格式塔^①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训练；我放弃了研究员基金后的内疚心情；当一名记者必须按时完成任务，它教会了我如何根据线索追查到现实的隐蔽的经济侧面；我迁移到郊区去，整天同其他妈妈们在超级市场采购；带孩子去游泳，喝咖啡。甚至还包括为妇女杂志写稿的那些年头，只要女人不和家庭以外的一切——政治、艺术、科学、发生在美国或世界的大小事件，同战争或和平搞在一起，只要所写的都是女性（或者是妻子，或者是母亲）的经验，或者都能转化为家庭生活的细节，那么写作无疑是一大福音。但是我已不再可能把写作局限在那个范围内。我现在所写的那本书，就是向那个世界的规定挑战，我管它叫做女性的奥秘。我给它起一个名字，我知道它根本不是妇女唯一可能活动的天地，而是对我们的能力与视野的一种不合理的限制。我开始从女

① 格式塔 (Gestalt)，一种心理学学派，始于德国。

人讲话中所提供的暗示与线索出发，从我自己的感受出发，经过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最近历史的剖析，通过我投稿的那些杂志登载的文章，追溯到它为什么会产生，又是如何产生的，它对妇女、对她们的孩子，甚至对性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时，含义就十分清楚了，但是又使人难以置信。我对我自己所写的东西及它指引的方向也感到大吃一惊。我写完每一章后，一部分的我就要怀疑，我是不是疯了？但是当那些线索都很好地合起来时，我愈来愈感到镇定、坚强与有把握了。在一个真正科学的侦探故事里，当一位科学家瞄准目标，有所发现时，他（或者她）必然具有同样的感受。

上述感受绝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化的。它意味着我与其他我认识的妇女都按照谎言生活，所有替我们看病的医生与对我们进行研究的专家都在贯彻这一谎言，而我们的家庭、学校、教会，还有政治与各种职业的建立，也都是围绕这一谎言进行的。如果妇女真正是人——不多也不少——那么我们社会中所有妨碍她们成为完全的人的一切，都必须改革。而妇女一旦冲破女性的奥秘，把自己严肃地当作人，就会看清她们只是被当作一种虚假的偶像，对她们作为性对象的美化，实际上是一种蔑视。

然而，如果我当时认识到变化将如何急躁到来——不到10年已经来临了——也许我会感到害怕，从而停止了创作。在踏上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征途时，是很害怕的。你不知道要走多远，直到你回头看时，才发现你已经走了很远，非常远了。1963年第一位妇女请我在《女性的奥秘》上签名时，她说了到现在已有数百位——我想，有数千位——妇女向我说过的话，“这本书改变了我整个生活。”我写道：“愿我

们充满勇气，在新的道路上奋进。”因为在那条道路上没有回头路可走，它必然会改变你的整个人生，它确实实改变了了我的人生。

贝蒂·弗里丹
纽约，1973年

第一章 无法明言的问题

这个问题埋藏在美国妇女的脑海中已有多年了，一直没有说出来。它使人感到异样的激动，不满足，渴望着某些东西，这便是20世纪中叶美国妇女经历的问题。每一位住在郊区的妻子都独自挣扎着解决这个问题。她铺床的时候，采购食品的时候，替沙发套配料的时候，与孩子们一起吃花生酱三明治的时候，驾车护送男女童子军外出的时候，晚上睡在丈夫身旁的时候——她甚至害怕向自己提出这个无声的问题——“难道就是这些吗？”

15年多来，专家在写妇女或者为妇女而写的数百万言的专栏、书籍与文章中，告诫妇女，她们的作用便是努力完成妻子与母亲的职责，却从来不提这一渴望。她们一次又一次听到的是传统与弗洛伊德式的诡辩的声音，告诉她们妇女所能期待的最伟大的命运莫过于颂扬女性自身的气质。专家教导她们如何捕获男人，使他不离开你；如何哺乳，训练孩子大小便；如何应付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与青春时期的子女对父母的反抗心理；如何采购洗碗机、烘面包、烹调美味的蜗牛以及亲手建造一所游泳池；如何梳装打扮，使外表与举止更具有女性妩媚，使婚姻更富于刺激性；如何使丈夫不致过早死亡，使儿子不致沦为少年犯。她们被告知应该可怜那些妄想成为诗人或物理学家或校长的缺乏女子气质的、神经质的、苦恼的女人。她们懂得具有真正女子气质的女人是不要

职业，不要高等教育、政治权利的——什么独立呀，机会呀，那是过了时的女权运动者所争取的一套。一些四五十岁的妇女，在回忆放弃那些理想时，仍感到痛苦，而那些理想大部分年轻的妇女却从来也没有想到过。数以千计的专家齐声赞扬她们的女子气质，她们的适应能力与她们的新的成熟状态。她们需要做的事，就是把她们从少女时代起的一生都奉献给寻找丈夫与生育孩子。

50年代末，美国女子平均结婚年龄下降到20岁，仍然继续在下降，降到了10多岁。1400万姑娘在17岁就订婚了。女子上大学与男子的比率在1920年为43%，到了1958年，降为35%。一个世纪前，妇女为能获得高等教育而斗争；但是，今天，女孩子上大学是为了找丈夫。50年代中期，60%的女学生为了结婚而辍学，要不就是害怕太多教育会造成婚姻障碍，大学为“已婚学生”建造了宿舍，可是学生几乎是清一色的丈夫。他们还为妻子们设立了一种新的学位——“Ph. T.”^①——“贤内助”。

后来，美国女孩在中学就开始结婚了。显示这些年轻婚姻的统计数字令人不安，妇女杂志对此也感到遗憾。它们建议在中学设置有关婚姻的课程和婚姻顾问。读初中的十二三岁的女孩就开始有关系确定的情侣，制造商为了10岁的小女孩生产带有泡沫橡皮假胸的胸罩。1960年秋，《纽约时报》的一则推销3—6 X号的童装广告上写道：“她也能参加诱捕

① Ph. T. 为 Putting Husband Through 略语，原意是帮助丈夫通过（学位）。Ph. D. 是博士学位，Ph. T. 与 Ph. D. 声音相近，把 Ph. T. 说成一种学位，是一种揶揄说法。

男子的行列。”

50年代结束时美国的出生率赶上了印度。节育运动重新被命名为计划生育，人们要求它找到一种方法，使那些被告知第三胎或第四胎将分娩死胎或畸形儿的妇女无论如何不能生养孩子。统计人员对大学里女教职员生孩子的数量急骤上升感到特别惊讶。过去她们生两个孩子，现在却有四个、五个、六个孩子。过去一度追求职业的妇女，现在却以生孩子为职业。《生活》杂志在1956年的一首赞歌中就欢呼美国妇女返回家庭。

在纽约一所医院里，一位妇女发现她不能为她的孩子哺乳时，精神就崩溃了。在其他医院里，患癌症生命垂危的女病人拒绝服用已为科研证明可能挽救她们生命的药物，据说这种药物的副作用将使女性失去温柔。报纸、杂志及药房广告牌上画着一个比真人还要大，心灵空虚的美人，她向大家宣告，“如果我只有一次生命，让我作为一个白肤金发碧眼女郎度过我的生命吧！”整个美国，10个女人中有3个把她们的头发染成金黄色，她们服用一种叫做梅特里科尔象石灰一样的东西，代替食物，使自己减肥，以便象年轻的模特儿那样苗条。百货公司的进货员报告，自从1939年以来，美国妇女的服装缩小了三四号。一位进货员说，“现在是女人适衣，不是衣服适人。”

室内装潢师在设计厨房时打算在墙上镶嵌壁画及用原件绘画以为装饰，因为厨房又一次成为妇女生活的中心。家庭缝纫成了一种价值百万美元的工业。许多妇女除了采购、驾车送孩子外出，或者同丈夫一起出席社交约会外，几乎足不出户。女孩子在美国长大，从来没有在家庭外工作过。在50